



消失 的 房间

T H E S H I N I N G

Lauren Beukes

[南非] 劳伦·伯克斯 著/钱峰 译

G I R L 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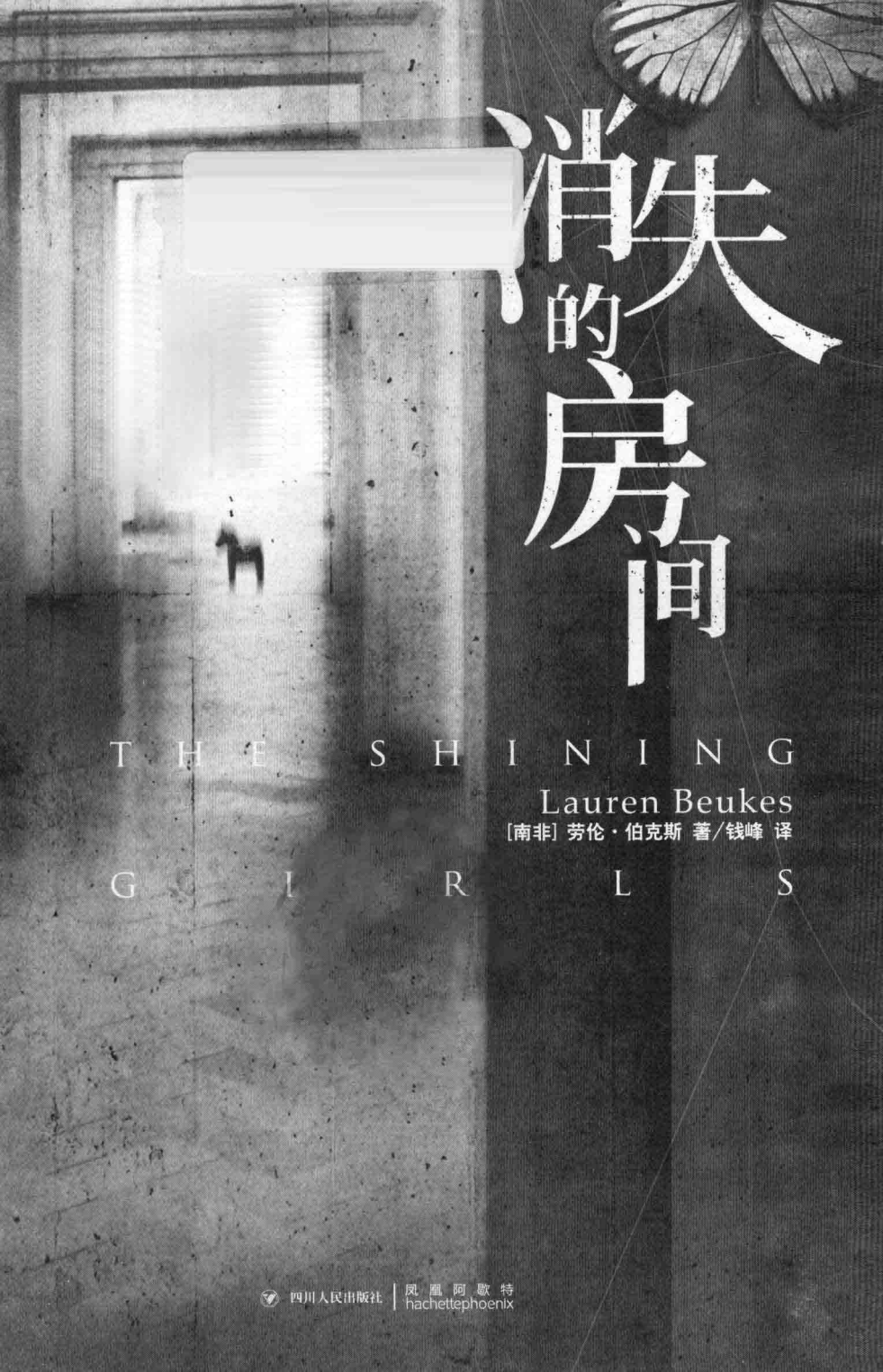
英国科幻小说最高奖
亚瑟·克拉克奖获得者倾力推出

超越史蒂芬·金之作 悬疑推理版的《环形世界》

——扶植过柯南·道尔、萧伯纳、阿加莎等多名作家的《海滨杂志》2013年获奖作品

《纸牌屋》制作公司已确定将本书改编为TV电影

英国《卫报》
评选的2013年
最佳科幻小说



消失的 房间

T H E S H I N I N G

Lauren Beukes

[南非] 劳伦·伯克斯 著/钱峰 译

G I R L S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凤凰阿歇特
hachettephoenix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失的房间 / (南非) 伯克斯著; 钱峰译. —成都:
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4.9
ISBN 978-7-220-09260-2

I. ①消… II. ①伯… ②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南
非(阿扎尼亚)—现代 IV. ①I478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0630 号

Copyright © 2013 by Lauren Beukes

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ke Friedmann Literary, TV and Film
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: © 2014 by Hachette-phoenix
Cultural Development (Beijing)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进字: 21-2014-73 号

消失的房间

[南非] 劳伦·伯克斯 著 钱峰 译

策 划
责任编辑
策划编辑
装帧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(北京)有限公司
吴焕姣
钱 丽
奇文云海
何秀兰
李 剑 孔凌凌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槐树街2号)
http://www.scpph.com
sichuanrmcbs@sina.com
@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
(028) 86259547 85259453
(028) 86259547
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145mm×210mm
10.625
295 千
2014 年 9 月第 1 版
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09260-2
35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劳伦 · 伯克斯 南非小说家、记者和电视编剧。2011年，她的小说《动物园之城》荣获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科幻小说最高奖亚瑟·克拉克奖。2013年，她的另一本《消失的房间》获得2013年海滨奖，同时，此书也被英国《卫报》评选为2013年最佳科幻小说。

哈珀是个游离于时间之外的人。他无意中闯入了一间很诡异的、充满奇幻色彩的神秘房间，房间所散发能量迫使哈珀穿越时空，在每个年代追逐那些有特定特征的女孩并将她们杀死。他喜欢在谋杀现场留下不属于那个时代的痕迹来扰乱警方的视线。

哈珀就这样一直逍遥法外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失手了，没能杀掉其中一个女孩——可比。于是，哈珀打算抹杀可比在这个世界的存在。

为了试图将杀死自己的凶手绳之以法，劫后余生的可比加入《芝加哥太阳时报》和凶杀案记者一起工作，而事情的真相却远远出乎她的预料……

献给马修

1. 哈珀

1974 年 7 月 17 日

他把手插在运动服的口袋里，紧握着那匹橘色的塑料小马，手心都出汗了。这里正值仲夏，而他又穿得太多。但是，他已经学会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要穿上制服，尤其是记得要穿牛仔裤。他有一条腿是跛的，但还是迈着大步向前走，因为他要去一个地方。哈珀·柯蒂斯不是一个到处乱逛的人，时间不等人。

女孩盘腿坐在地上，膝盖露了出来，上面有些许草印，白皙瘦弱得像是鸟的头骨。她听到他的靴子在碎石上踩出的嘎吱声，抬起头来。哈珀只来得及看到她杂乱肮脏的卷发下那双棕色的眼睛，女孩就又低下头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去了。

哈珀很失望。他走近的时候还在想象她的眼睛也许是蓝色的——那是湖水般的深蓝色，在那里，海岸线消失，你会感觉身处一片深蓝色的汪洋之中。而棕色是捕虾季节的颜色，那时，浅滩里的泥巴都被搅乱，你看到的就是一派乱七八糟、毫无生机的景象。

“美女，在做什么呢？”他问道，语气中略带欢快。他蹲在她身旁。真的，他从未看过比她的头发更乱的孩子了，仿佛刚刚被卷入一场专属于她一个人的沙尘暴一般。她的身边散落了一圈各种各样的垃圾：

一堆生锈的锡罐，旁边一个坏掉的自行车轮子斜倚着，钢丝戳向外面。而她现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茶杯上，这个茶杯反扣着，而且有缺口。杯口的镀银小花都被掩映在草丛中，茶杯的把手已经断了，徒留两个不锋利的残节。

“亲爱的，你是在办茶话会吗？”他又问道。

“不是茶话会……”她把头埋在格子衬衫花瓣状的领子里，喃喃道。

“嗯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更喜欢咖啡。女士，可以给我一杯咖啡吗？不要加奶，放三块糖，好吗？”他说道，手伸向那个缺口的瓷茶杯。

女孩尖叫着打开了他的手。反扣着的茶杯下传来了一声低沉、愤怒的嗡嗡声。

“老天，你在里面装了什么？”

“这不是茶话会！是马戏团！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他换上了笑容，手背上被女孩刚刚打过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。

她狐疑地怒视着哈珀，不是因为他是谁，也不是因为他会对她做什么，而是因为哈珀对此的不理解惹恼了她。他向四周仔细看了看，终于认出了她所谓的马戏团，摇摇欲坠的马戏团。马戏团顶端的圆圈是用手指在泥土里画出来的；两个苏打水罐子中间有一条用压平的吸管做成的绳索；还有一个用凹凸不平的自行车轮子做成的摩天轮；轮子半抵着灌木丛，下面垫着一块石头，突出的钢丝之间粘着从杂志上撕下来的纸做成的小人。

一些微小的细节也没能逃过他的眼睛：那块用来垫轮子的石头正适合他手的大小；那些钢丝也能很容易刺穿小女孩的眼睛，就像刺穿一个果冻一样。他紧紧攥着口袋里的塑料小马。杯子下面发出愤怒的嗡嗡声与他的内心似乎形成了共振，这感觉从脊椎开始，一直延伸到喉咙深处，跃跃欲出。

杯子震了一下，女孩用手紧紧盖住了它。

“喔！”她笑了，打破了咒语。

“喔，天哪，你在里面藏了一只狮子？”哈珀说着，用肩膀轻轻推了推女孩。女孩原本阴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。“你是个驯兽师？你能让它跳火圈吗？”

女孩笑了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她脸上的圆点小雀斑不见了，两颊红红的，像荷兰苹果一样。“唉，瑞秋说我不可以玩火柴了，都是因为之前发生的那件事。”她有一颗牙齿长歪了，稍稍压在门牙上面。笑容给她那原本像一潭死水的棕色眼睛带来了生机，现在他可以看到女孩眼中的火花，这让他不禁有一种疏离感。现在，他为曾经怀疑那座房子里的信息是否准确而感到抱歉。她就是那个人，就是他要追杀的闪亮女孩之一。

“我叫哈珀。”他气喘吁吁地自我介绍道，伸出手准备和女孩握手。她放下杯子，与哈珀握了握手。

“我不认识你啊？”她问道。

“现在不是认识了吗？”

“我叫可比，可比·马兹拉齐。但是，我长大了要改名字，我要改成罗瑞·星星。”

“当你去好莱坞做明星的时候吗？”

女孩把杯子拉近自己，不断晃动，杯子里的虫子发出的嗡嗡声更大了。哈珀发现他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不该妄作猜测，引得小女孩不快。

“你确定我认识你吗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说马戏团吗？罗瑞·星星要去那里做什么呢？是做马戏团里的空中飞人、骑象师，还是做小丑？还是要女扮男装，反串演出？”哈珀紧张地不断用大拇指摩擦着上嘴唇。

女孩笑了，让哈珀松了一口气。她说：“不是啦。”

“那是驯兽师、飞刀表演者，还是吞火表演者？”

“我要做一个高空钢丝特技表演者。我一直在练习，你要看看吗？”她动了动，准备站起来示范。

“不，等等。”他突然急迫地问道，“我能看看你藏在杯子里的狮子吗？”

“其实，那并不是一头真的狮子。”

“你那么说而已。”他紧紧相逼。

“好吧，但是你一定要小心，我不想你把它放走。”女孩微微抬起茶杯。哈珀把头贴在地上，斜着向里看。被压过的青草和黑色的土地散发着怡人的气味。有个东西在茶杯下面移动。长满了毛的腿，黄黑相间的身体，触须伸向茶杯翘起的缝隙。可比吸了口气，又把茶杯扣下。

“那里面是一个大黄蜂。”哈珀说道，调整姿势坐了回去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骄傲地说道。

“你把它激怒了。”

“我并不觉得它想要待在马戏团里。”

“我能给你看个东西吗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”

“你要给我看什么？”

“你在找高空钢丝特技表演者，对吗？”

“不，我……”

哈珀拿起茶杯，把焦躁不安的大黄蜂抓在手上。哈珀“噗”的一声拔掉了大黄蜂的翅膀，和酸樱桃的梗被摘掉的声音一样。他曾花了一季在拉皮德城^①摘樱桃，因此对这种声音很熟悉。他走南闯北，在大热天像狗一样四处找工作。直到他找到了那座房子，有了生活的使命。

“你在做什么?!”她不禁大叫了起来。

“现在我们只需要一点捕蝇纸，做成细绳，系在两个苏打水罐子的顶部就大功告成了。像这样的大黄蜂应该可以自由伸展它的腿，而且捕蝇纸的黏性让它不会从上面掉下来。你有捕蝇纸吗？”

哈珀把大黄蜂放在杯子的边缘，大黄蜂抓住了边以免掉下来。

“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”她边说边用手掌打哈珀的手臂，十分慌乱。

① 拉皮德城：美国南达科他州西南部城市。

他对女孩的反应很困惑。“我们不是在玩马戏团吗？”

“都是你，你毁了它。你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”女孩生气地重复着这句话，每说一次就用手掌打哈珀一次。

“等等，再等等。”哈珀笑了，但女孩还是一直重重地打他。他把女孩的手抓住，说道：“我说真的，把这个该死的废物丢掉，小姐。”

“你居然说脏话！”她大喊道，急得哭了出来。他在脑中曾经设想过种种他们初次相遇的情景，却完全没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状况。他被孩子天性中的不可预测性弄得很疲惫。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喜欢小女孩，为什么总是等她们长大的原因。“好吧，我很抱歉。别哭了，好吗？给你看这个，请别再哭了，看！”绝望中，他想从口袋里掏出橘色小马，但是没能拿出来，马头在口袋里被卡住了。哈珀只能先慢慢把它与口袋缠绕的部分解开。

“给你！”哈珀把小马递向女孩，想让她接受。有了这匹小马，还有别的一些东西，所有事物就可以联系起来了。经过一开始的不确定，现在哈珀很有自信，这匹小马会拉近他与女孩之间的距离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匹小马，看不出来吗？小马是不是比无聊的大黄蜂好多了？”

“可是它不是活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该死，你就拿着它，好吗？这是个礼物。”

“我不想要这个。”女孩对小马嗤之以鼻。

“好吧，这不是一个礼物，就当是我暂时把它存在你这里吧。你帮我好好保管，就像银行会保管你存进去的钱一样。”太阳渐渐升起，温度也升高了，哈珀穿在身上的外套实在太热，已经热得不能集中精神了。他只想要赶快把事情做完。大黄蜂从杯子边缘掉下去，仰面倒在草丛中，脚在空中无力地蹬着。

“好吧，我帮你保管。”

哈珀渐渐冷静下来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。“现在帮我好好保管小马，好吗？这匹小马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以后会回来找你要回它的，你懂吗？”

“为什么还要拿回去？”

“因为我需要它。你几岁了？”

“6岁零9个月，就快要7岁了。”

“好极了！从现在起，一年一年地过去，就像摩天轮一圈一圈地转一样。等你长大了，我就会来看你。多保重，好吗，甜心？我会回来找你的。”

说罢，哈珀站起来，把沾了灰尘的手在裤子上拍了拍，然后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迅速离开，那条腿看起来也挺正常。

可比注视着哈珀的身影穿过马路，向远处的铁路走去，最后消失在树丛中。她看看那匹塑料小马，哈珀的手上出了汗，小马就有些黏湿。可比对他大喊：“什么呀！我又不想要你的破马！”

可比把小马扔到地上，它反弹起来，掉在了自行车轮胎边上。塑料小马的眼睛无神地盯着大黄蜂，大黄蜂已经翻过身子，艰难地在泥土上爬行。

但是，她等会儿就会去把小马拿回来的，她肯定会有的。

2. 哈珀

1931 年 11 月 20 日

哈珀脚下冻住的泥巴泄露了他的行踪。泥巴在他的鞋子里嘎吱作响，有些还浸到了他的袜子里，散发着臭味。哈珀暗暗咒骂着，希望追捕他的人不要听见。那些人在黑暗中朝对方喊话：“你看到他了吗？你抓到他了？”如果湖水不是那么冷，哈珀大概会冒险游泳逃走。但他只穿了一件衬衫，冷风轻易就能灌进去。而他的外套则被丢在酒吧后面，上面满是那个该死的家伙的血。

哈珀涉水穿过沙滩，他选择了在垃圾堆和朽木之间的一条小径，每走一步鞋子上都会粘上泥。他藏在一个由包装纸箱和焦油纸搭成的小屋后面，猫着腰蹲在湖边。灯光从纸板间的缝隙漏出。他并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在这么靠近湖的地方造一个小屋，人们把浅滩当作天然厕所；水平面会随着降雨而上涨，把这个臭烘烘、该死的胡佛镇冲走。也把那些早就被遗忘的人的住所冲走，把他们深入骨髓的不幸经历也带走。没有人会想念他们，就像没有人会想念该死的吉米·格列伯一样。

哈珀没有预料到格列伯出手会那么狠。如果那个混蛋不是用那么下三烂的方法的话，也不会有那样的结果。但是，格列伯很胖，他喝

醉了，什么都不顾了。他出不了拳，就用了肮脏的手段，抓向哈伯的睾丸。哈伯感觉到那个该死的家伙用肥肥的手指抓住了他的裤子。当有人用肮脏的手段向你动手，你就应该用更肮脏的手段回击。那个缺了口的玻璃杯击中了格列伯的动脉。这件事并不是哈伯的错，他原本是瞄准了格列伯的脸的。

要不是那个肮脏的小人对着扑克牌咳嗽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格列伯用袖子把那该死的唾沫抹掉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患有肺结核。他应该用手帕遮掩自己咳嗽，以防传染给大家。疾病、堕落和人们暴虐的情绪，将会毁了美国。

你可以试着把这些话告诉镇长克雷顿，还有他那群爱拍马屁的治安管理员们。那群骄傲自大的家伙，搞得好像他们占有这块地方一样。但是，这里没有法律，没有金钱，也没有自尊。哈伯早就知道了，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，街上那些挂着“不能赎回”的已被抵押的房产就是明晃晃的证明。哈伯暗想，面对这一切吧，美国这是在自作自受。

一束白光在沙滩上移动，不时停留在哈伯走过时留下的脚印上。突然，光束转向另一个方向。小屋的门被打开了，里面的灯光洒向周围。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走了出来，她的脸在煤油灯光下显得颧骨分明、颜色黯淡。这里的其他人差不多都是这样，就好像沙尘暴在卷走所有收成的同时，也带走了人们脸上的血色。

她那骨瘦如柴的肩膀上披着一件暗色的运动服，大到至少可以装进三个她。运动服的材质是厚羊毛的，看起来很暖和。哈伯在还没发现她是盲人的时候，就已经决定要把那件外套抢过来。

她眼神空洞，身上散发着卷心菜的气味，嘴里的牙齿都烂了。她伸出手碰到了哈伯，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他们为什么要大喊大叫？”

“是条疯狗，他们在追一条疯狗。女士，你应该回到屋里去。”哈伯完全可以直接把外套从她身上拿下来，然后逃之夭夭。不过，她可能会尖叫，甚至会反抗。

她紧紧抓住哈伯的衬衫，说道：“等等，是你吗，你是巴提科吗？”

“不，女士，我不是。”哈珀试图把她的手指掰开。她的声音变得急切起来，希望获得哈珀的注意。

“你是的，你一定是。他说他会回来的，他说他会……”女人已经接近疯狂。

“嘘，没关系的！”哈珀不费吹灰之力就用他的前臂顶住女人的喉咙，然后用全身的力量抵住她。他宽慰自己道，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那个女人安静些。喉咙被压住了是很难尖叫出来的。她的嘴唇噘着，眼睛瞪着，喉咙不时起伏，以示抗议。她用手拧着哈珀的衬衫，就像拧干洗净的衣服一样。然后，她那瘦得像鸡爪一样的手指垂了下来，抵着墙壁。哈珀把她轻轻放下，然后拿起她肩上的运动服。

一个小男孩站在小屋里注视着他，他的眼睛很大，足以让对视者深陷其中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哈珀对小男孩发出“嘘”的声音。运动服对哈珀来说也太大了，手臂都缩在过长的袖子里，但是这没有关系。衣服的口袋里有东西发出刺耳的声音，哈珀暗暗希望那是个松紧带。但是后来，他发现那是个宝物，远远超过松紧带的价值。

“进屋去，给你母亲倒点水，她看起来很不舒服。”

男孩注视着他，然后毫无预警地张开嘴，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哀号，引来了那些该死的拿着手电筒的追捕者。光线越过了小屋的门口和地上倒着的女人，但是哈珀已经逃跑了。克雷顿的亲信之一，或者可能就是克雷顿这个自封的镇长，大喊道：“他在那边！”一群治安管理员就冲向沙滩，追捕哈珀。

哈珀穿梭在迷宫般的棚户和帐篷中，这些小屋毫无秩序地叠在一起，中间的空隙甚至连小推车都进不去。昆虫都比这些人更有自律性，哈珀边想边向兰道夫大街的方向跑去。

他并不指望人类能够像白蚁一样整齐有序。

哈珀踏上一块防水布，没想到下面竟是空的，他直直掉到了一个跟钢琴盒一样大的洞里。这是有人挖来用作生活住所的，却只在坑上钉了一块防水布作为房顶。

他摔得很狠，左脚后跟直接撞到了一个木制的简易小床的边缘，发出尖锐的碰撞声，就像是吉他的弦断了。掉落下来的冲击力将哈珀甩到了一个自制的火炉旁，火炉一角重重撞上了他的胸腔，他疼得简直不能呼吸。那感觉就像一颗子弹直直穿过他的膝盖。他痛得连尖叫声都哽在喉咙里，而且防水布正好盖在他身上，让他难以呼吸。

追捕者在那里找到了哈珀。那时，他正与防水布纠缠，不断诅咒着那个没有用材料或是任何技术建一个正常棚屋的讨厌鬼。追捕者们在洞口上方集合，手电筒的光照出了他们不怀好意的身影。

“你不能随便闯到这里来还为所欲为。”克雷顿用他礼拜天布道时的嗓音说道。哈珀终于又可以正常呼吸了，但是每呼吸一下都像是身上被扎了一针。他肯定断了一根肋骨，但他脚的状况更糟。

“你要尊重你的邻居，你的邻居才会尊重你。”克雷顿继续劝导着。哈珀曾经听过他在集会时谈论人们需要如何与本地商贩和平相处，那时他也说过这话。这些陈词滥调在有关部门发布关于这个棚户区的警示通知时也用过，但是，没人吃这一套。

“当你死了，也没法尊敬别人了。”哈珀笑着说道。那与其说是笑，不如说是呼哧呼哧的声音，让哈珀的胃也扯着疼了起来。一束手电筒光从他的脸上移开，哈珀这才发现那群人每人都带着铁管和锤子，他的心不禁又揪了起来。

“你应该把我丢给法律来制裁。”哈珀心存一丝希望。

“法律？我们这里不需要那些东西。”克雷顿答道。他晃了晃手中的手电筒，命令道，“孩子们，把他拉出来。不然等中国佬恩格回到他的洞里，发现这个下贱的垃圾货蹲在这里就糟了。”

一片乌云从远处缓缓移来，越过地平线，穿过小桥。克雷顿的跟班们爬下那个深达10英尺的洞来抓哈珀。这时突然下起了雨，雨水像刀割一样落下，冰冷而苦涩。棚户区的另一边有人大喊道：“警察，有突袭！”

克雷顿转身与他的爪牙们协商，他们手舞足蹈的动作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像是一群猴子在沟通。一束火焰冲破雨水，点亮了天空，也

让他们的谈话告一段落。

“嘿，你把那个人留在……”一声大喊穿过兰道夫大街。突然，又有人喊道：“他们有煤油！”

“你们还在等什么？”哈珀冷冷地说道，丝毫不为大雨和外面的骚乱所动。

“你给我老实待在这里，等我们回来再收拾你！”克雷顿用铁管指了指哈珀，然后就和跟班们撤走了。

哈珀用手肘支撑着自己坐起来，尽量忽略移动时那断掉的肋骨发出的刺耳摩擦声。他的身体往前倾，抓住还被钉子钉住的防水布，用力想把防水布拽下来，但是没能成功。

尽管这样，透过防水布，他还是能在一片骚乱中分辨出“好镇长”克雷顿颐指气使的声音，他在咆哮：“你做这些事情有法院判令吗？我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到这里来把我们的房子烧掉？”

哈珀紧紧攥住手中的防水布，用没有受伤的那只脚支撑在翻倒的火炉上，把自己拉起来。他的膝盖重重撞在了土墙上，突如其来的剧痛让他眼冒金星。他干呕着，不停地咳嗽，咳出的不仅有痰，还有血丝。他紧紧抓着防水布，对着眼前的黑暗不停地眨眼睛，直到终于又恢复了视力。

在暴雨中，几乎听不见叫喊声。他快要没时间了，哈珀费力地把自己拉上了那张又油又湿的防水布上。要是在一年前，他可没有这么大的力气。但是经过在纽约的那12个礼拜的工作——往桥上钉钉子，哈珀已经十分强壮了，就像他曾在一个乡村集市上看到的脏兮兮的猩猩一样，他可以徒手把一个西瓜劈成两半。

哈珀手中的防水布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，像是快要撕碎了，仿佛下一秒哈珀就会掉回那个该死的洞里。但是，防水布还没有撕坏，哈珀怀着感恩之心揪着防水布的边缘支撑着。这时候，你让他挖出自己的心来做钉子钉牢防水布，他都是愿意的。后来，他安全逃跑后检查身上的伤口时，发现那些伤痕就像是一个兴致高昂的情人在他身上留下的吻痕。